

新冠疫情期间的大国中亚援助 (2020—2021年)

莫盛凯 许卓凡

【内容提要】新冠疫情大暴发使中亚五国遭遇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和健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及欧盟积极对中亚国家开展抗疫援助，通过物资援助、经验分享、疫苗提供和基建投资等多种方式支持中亚抗疫并提振经济。2020年至2021年的大国中亚抗疫援助，从援助和需求的内容来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提供口罩等抗疫物资为代表的“口罩援助”阶段和以提供新冠疫苗为主的“疫苗援助”阶段。在2020年的“口罩援助”阶段，主要大国的抗疫援助各具特色，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理念和援助风格。进入2021年“疫苗援助”阶段以后，西方国家由于自身疫苗产量的不足，明显地落在了中俄两国之后，援助以传统方式和常规内容为主。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影响俄罗斯对中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中国须更加关注中亚地区形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稳定的周边政治环境。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欧亚大陆战略调整与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地缘风险挑战研究”（项目编号：20CGJ038）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新冠疫情；大国外交；中亚；对外援助；“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莫盛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一带一路”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许卓凡，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安全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亚五国地处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美国借“9·11”事件驻军中亚以来,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角逐日趋激烈。中亚地区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源地和建设的起始站,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首倡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又于2016年6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次提出“健康丝绸之路”,正式把健康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性大流行病;当地时间3月13日,中亚确诊首例新冠病例,正式进入疫情时代。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中亚地区形势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挑战,也给主要大国的中亚外交带来了新的内容。全面梳理和分析2020年至2021年疫情期间的大国中亚外交,对于进一步做好周边外交和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平稳推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疫情下的中亚经济与卫生状况

自20世纪90年代独立以来,中亚各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的长期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疫情暴发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针对各国卫生健康状况发布的《2019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HS Index)中,中亚国家中只有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得分勉强超过平均数,分别位列全球第47位和第83位,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分别在全球195个国家中位列第116位、第130位和第135位。^①

首先,中亚国家卫生治理面临慢性病和传染病的双重挑战,高吸烟率和日益增长的肥胖率导致该地区居民罹患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等慢性病的风险较高,急性呼吸道感染、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病也持续威胁着该地区居民的健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数据显示,中亚五国艾滋病发病率在2001—2011年间增长了25%以上。^②其次,中亚五国的人口预期寿命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1.7岁,2015年),最低的土库曼斯坦人口预期寿命仅为67.7岁。^③最后,中亚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较高,除哈萨克斯坦外,其余四国的孕产妇死亡率均超过欧洲和中亚(包括高收入人群)平均值(23人/10万

^① “2019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https://www.ghsindex.org>.

^② 邱增辉、蒋祎:《全球卫生治理视域下中亚国家的健康状况及与中国的合作》,《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4期,第84页。

^③ “Life Expectancy,”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life-expectancy>.



新生儿),其中吉尔吉斯斯坦的孕产妇死亡率高达76人/10万新生儿,是欧洲和中亚平均值的3倍。^①

造成中亚地区人口健康状况长期不良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不彻底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医疗资源浪费、科研能力缺乏和治疗方法失当等制度旧疾始终未得到解决,苏联式的集中化医疗卫生制度降低了中亚医疗机构的诊治效率和技术水平。^②其二,中亚各国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医疗资源不足。2018年,中亚五国的人均卫生支出分别为:哈萨克斯坦9440美元,土库曼斯坦6967美元,乌兹别克斯坦1555美元,吉尔吉斯斯坦1312美元,塔吉克斯坦827美元。五国人均卫生支出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5428美元)。^③从医院床位数来看,除哈萨克斯坦(6.1个/1000人,2014年)和塔吉克斯坦(4.7个/1000人,2014年)外,其他三国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均低于欧洲和中亚(包括高收入人群)平均值(4.7个/1000人,2014年)。^④制度和资源问题长期制约着中亚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使该地区的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和流行病应对能力较为低下。

2020年3月13日哈萨克斯坦首例新冠感染者确诊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相继报告确诊病例。新冠病毒在该地区迅速蔓延,疫情数字屡创新高。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见表1),截至2021年12月,除未报告确诊病例的土库曼斯坦外,中亚地区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已超过146万,最多的哈萨克斯坦已累计确诊106万余例;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死亡病例数在该地区位列前二,病死率分别为1.70%和1.51%,两国是中亚地区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经济学人智库指出,由于中亚各国病毒检测能力和病例报告速度普遍低下,该地区病毒传播的真实情况很可能远严重于已发布的信息。^⑤此外,鉴于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并已发展出德尔塔、卡帕、奥密克戎等多

① “Maternal Mortality,”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maternal-mortality>.

② Shalkar Adambekov, Aiyim Kaiyrylkyzy, Nurbek Igissinov, and Faina Linkov, “Health Challenges in Kazakhstan and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70, no. 1 (2016): 104-108.

③ “Global Health Expenditure Database,” WHO, https://apps.who.int/nha/database/country_profile/Index/en.

④ “Hospital Beds,” WHO,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MED.BEDS.ZS?view=chart>.

⑤ “Central Asia Hit Hard by a New Coronavirus Wave,”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August 20, 2021, <http://countr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1721337955>.

种变异株，且其传播率节节攀升，^① 中亚面临的抗疫压力愈加沉重。

2021年伊始，全球抗疫进入疫苗接种阶段，受某些国家“疫苗民族主义”、本国卫生系统快速接种及疫苗获取能力的限制，中亚疫苗接种进程较为滞后，域内疫苗接种速度相对领先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也仅有50%左右的公民接种了疫苗，其他三国接种率则处于10%至30%的低位。伴随疫苗接种进程推进，中亚多国出现系统性反疫苗运动，有关“拒绝接种权”和“疫苗有害”的相关言论在该地区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② 哈萨克斯坦甚至存在大量付费购买“疫苗护照”以避免实际受种的违法行为，^③ 此类现象的出现给区域免疫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表1 中亚五国新冠疫情及疫苗接种情况统计（截至2021年12月17日）

国家	确诊病例数	死亡病例数	病死率/%	已完整接种疫苗人数	疫苗完整接种率/%
哈萨克斯坦	1064992	18088	1.70	9060932	48.26
乌兹别克斯坦	196522	1449	0.74	11102403	27.75
吉尔吉斯斯坦	184094	2777	1.51	924374	14.17
塔吉克斯坦	17493	125	0.71	2659661	27.89
土库曼斯坦	0	0	0	3206282	53.16

资料来源：“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WHO, December 18, 2021, <https://covid19.who.int/>。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受全球供应链受阻、国内外需求缩水、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侨汇收入下降和旅游业停摆等多重因素打击，2020年中亚国家经济遭遇严重衰退，有关国家政府债务持续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及预测（见表2），2019—2020年，中亚五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年增长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

① 肖利力、张奕、胡希炜、刘汀、刘翌：《全球新冠病毒变异株流行状况分析》，《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2022年第1期，第5页。

② Медет Есимханов, Данияр Супиев, Айдана Жанадилова, “Досье: Кто стоит за лоббированием отмены законов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м конспирологи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Factcheck.kz, 24 Февраль 2020 года, <https://factcheck.kz/socium/dose-kto-stoit-za-lobbировaniem-otmeny-zakonov-i-rasprostraneniem-konspirologii-v-kazaxstane/>.

③ Joanna Lillis, “Kazakhstan: Black Market in Fake Coronavirus Passports Booms,” Eurasianet, July 2, 2021, <https://eurasianet.org/kazakhstan-black-market-in-fake-coronavirus-passports-booms>.

坦经济出现负增长。在政府债务方面（见表2），除土库曼斯坦外，其他四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都较2019年有所上升，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债务已在2020年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7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21年中亚经济在全球大宗货物价格增长及政府持续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助力下出现显著复苏势头，但域内各国诸项经济活动指标仍远低于疫情前相应基线，^① 政府收支不平衡以致“债台高筑”的困境未得到显著改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还分别面临中、高等级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② 换言之，2021年中亚地区经济复苏严重依赖财政刺激及原材料出口，对外部环境变化敏感度相对较低的国内消费市场仍处低迷，故疫情下该地区经济形势依旧承受着较大下行压力，复苏势头随时可能因政府赤字缩减或国际市场变动而昙花一现。

表2 中亚五国经济总量与债务规模概览

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年增长率%			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哈萨克斯坦	4.50	-2.60	3.29*	19.94	26.33	25.18*
乌兹别克斯坦	5.79	1.73	6.14*	28.27	36.44	38.88*
吉尔吉斯斯坦	4.46	-8.62	2.10*	51.60	68.04	67.56*
塔吉克斯坦	7.50	4.50*	5.00*	44.07	51.31*	49.34*
土库曼斯坦	6.33	-3.36*	4.53*	32.20	32.25	27.03*

资料来源：“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 2021,” IMF,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

注：带*表示该数据为预测值。

中亚国家在冷战后民主化进程中，因族际政治繁复、经济资源高度集中及民间社会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而最终形成了较为“畸形”的国家体制，其内部个体对地域性族裔及宗派社群的强烈认同造成民族国家建构的不完善，^③ 故该

① 诸项经济活动指标包括零售及娱乐业客流量、杂货店客流量、公园及户外场所游客量、居家时长等。具体数据见谷歌移动趋势报告数据库（Google COVID-19 Community Mobility Reports），<https://www.google.com/covid19/mobility/>。

② “Beyond COVID-19: Prospects for Economic Recovery in Central Asia,” OECD, 2021, https://www.oecd.org/eurasia/Beyond_COVID%2019_Central%20Asia.pdf。

③ 孙超：《国家构建、民主化回应与中亚政治稳定的形成》，《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3期，第45—54页。



地区国家长期面对分离主义挑战，政治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政权稳定性相对脆弱。疫情背景下，国民经济衰退、物价高企导致贫困和不平等加剧，中亚各国政府同民众之间的矛盾也“水涨船高”。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中亚地区抗议活动、政治暴力事件频繁发生，^① 社交媒体上声讨政府腐败无能的声音愈加密集。^② 如果经济形势长期未见起色或进一步恶化，民众负面情绪可能会使中亚国家体制沉疴升级为长期政治动荡乃至严重内部冲突，进而破坏地区秩序的稳定。

究其根本，疫情下中亚政治社会稳定性的下降源于经济萎靡不振，而经济状况改善则有赖于政府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并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其中实现全民接种疫苗是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为关键的一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区域经济展望》中东和中亚篇，以有序、持续推进疫苗接种进程为前提，“较早开始疫苗接种”的哈萨克斯坦有望在2022年使经济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而开启疫苗接种运动较晚的其他四国或迟至2023年方能迎来这一时刻。^③ 然而，中亚国家医疗卫生资源的匮乏、相关技术水平的落后及国家财政的吃紧使抗疫行动举步维艰，全民接种更是遥遥无期。疫情期间，中亚各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不堪重负，医院普遍缺乏病床、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和辅助护理药物。由于医护人员和医疗资源不足，许多表现出病毒感染症状的人只得在家中接受照料。同时，数字技术水平的低下还导致中亚国家疫情大数据的追踪、收集、管理和整合遭遇重重阻碍，相关数据的可靠性被削弱，严重影响政府防疫行动的效率。^④ 在此背景下，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及欧盟对中亚开展抗疫援助，通过经验交流、防疫物资援助、疫苗提供等方式为该区域的抗疫进程提供帮助，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中亚抗疫的燃眉之急。

① Roudabeh Kishi, Asena Karacalti, Edward Lemon, and Bradley Jardine, “Understanding Disorder in Central Asia,” ACLED, February 9, 2021, <https://acleddata.com/2021/02/09/understanding-disorder-in-central-asia/>.

② Paul Stronski, “COVID-19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Central A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3, 20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9/03/covid-19-exposes-fragility-of-central-asia-pub-82660>.

③ “Arising from the Pandemic: Building Forward Better,” IMF, April 2021,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REO/MCD-CCA/2021/April/English/text.ashx>.

④ Vijay Shankar Balakrishnan, “COVID-19 Response in Central Asia,” *The Lancet Microbe* 1, no.7 (2020): 281.



二、2020年“口罩援助”阶段的大国中亚抗疫援助

疫情期间，针对中亚国家开展抗疫援助的主要国际行为体有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印度。根据疫情发展的时间线以及大国抗疫援助主要内容变化，主要大国对中亚国家的抗疫援助可以大致地分为以提供防疫物资为主的“口罩援助”阶段和以提供新冠疫苗为主的“疫苗援助”阶段。前者大致从2020年3月中亚疫情暴发持续到2021年年初，后者则从2021年年初延续至今。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中亚地区蔓延。域内各国普遍缺乏准备，此时国际医疗物资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愈演愈烈，中亚各国普遍出现口罩、呼吸机、防护衣等抗疫物资极度匮乏的现象。

（一）中国的中亚抗疫援助

2020年2月是中国疫情防控最艰难的时刻。中亚各国在及时制定本国防疫政策的同时，不仅在精神层面鼓励支持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抵制并谴责了西方所谓中国制造病毒的政治栽赃；^①也在物质层面为疫情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防疫物资援助。^②当新冠疫情在中亚迅速蔓延后，中国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帮助中亚国家抗疫。2020年3月后，在高层对话和政策沟通的引领下，中国同步开展提供抗疫物资、分享抗疫经验、提供疫苗、支持国际多边机制应对疫情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行动。

疫情期间，中国—中亚政府间高层对话和政策沟通不曾中断，对中国援助和双方合作起到重要引领作用。2020年2—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访问塔、乌、哈三国，就中方与三国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

① 《中亚五国力挺中国抗击疫情，合作大局依然稳固》，中国网，2020年2月24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59_218059.html；《上海合作组织关于新冠疫情的声明》，上海合作组织网站，2020年2月14日，<http://chn.sectesco.org/news/20200214/626870.html>；《土库曼斯坦残奥运动员、教练员：“中国，我们和你在一起！”》，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网站，2020年3月10日，<http://tm.china-embassy.org/chn/zgtx/zxd/t1754270.htm>。

② 《哈萨克斯坦援助中国100万双医用手套和50万多个口罩》，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0年2月4日，<http://sputniknews.cn/society/202002041030578671>；《通讯：中乌两国抗疫合作记》，新华网，2020年4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30/c_1125928954.htm；《哈萨克斯坦智库：面对疫情美国对中国“老调重弹”意在保住其全球领导地位》，国际在线，2020年4月16日，<http://news.cri.cn/20200416/98c9a27f-c0ab-1fd4-937d-a1e9449b3bd5.html>。



的合作重点进行磋商，并决定启动卫生部长、经贸部长、外交部长、金融机构负责人和贸易促进机构负责人在线视频交流模式，实质上建立了中国与上述三国具体行政部门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①其后，习近平主席先后同哈、乌、吉、塔总统通电话，表达中国情谊，并确定双方合作抗疫主基调。2020年7月，“中国+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在云端召开，与会六国外长决定进一步加强在疫情防控、疫苗研发、传统医学等领域合作，在卫生健康领域打造中国-中亚合作伙伴关系，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开展紧密协作。同时，各方还表示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中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协调，构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和发展。^②

以“云外交”系列共识为指引，中国政府在中亚进行了丰富的抗疫援助实践。在抗疫物资提供方面，中国和中亚各国政府、军队及各姊妹城市间积极协调，一方面架设起中国为中亚五国提供紧急医疗物资捐助的“空中绿色通道”，在中亚抗疫的关键时刻将口罩、呼吸机、防护服、检测试剂盒等援助物资运抵有关国家；另一方面建立起中国对中亚医疗物资出口的“钢铁驼峰”联运路线，^③确保中亚国家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其急需的“中国制造”。在遭受新冠疫情侵袭的2020年，哈萨克斯坦累计获得总价值19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其中约有一半以上的援助来自中国。^④2020年1—4月，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发送货物量分别同比增长24%和27%，为包括中亚在内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累计运送抗疫物资66万件，^⑤促进了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的畅通。

在抗疫经验分享方面，作为最早实现对新冠病毒传播基本遏制的国家，中国应对疫情的经验教训对中亚乃至全球抗疫进程而言都格外宝贵。为帮助中亚国家完善防疫政策、提高抗疫效率和降低感染者死亡率，中国在疫情期间密集举办抗疫经验“云分享会”，向中亚医疗机构及人员传授有关病毒防控和诊治

① 《中国与中亚抗疫合作记》，人民网，2020年7月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706/c1002-31772893.html>。

② 《“中国+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联合声明（全文）》，新华网，2020年7月16日，http://m.xinhuanet.com/2020-07/17/c_1126248334.htm。

③ 王毅：《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对世界尽责》，《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2页。

④ 《中国是向哈萨克斯坦提供抗疫援助物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商务部网站，2021年2月10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2102/20210203038595.shtml>。

⑤ 《（受权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新华网，2020年6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6/07/c_1126083364.htm。



的成功经验，为当地医生提供技术培训，并为当地居民提供技术咨询和健康教育。与此同时，中国还向哈、吉、塔、乌四国派出了有一线抗疫经验的专业医疗队。中国医疗队考察了当地医疗设施并组织了防疫研讨会和培训，向中亚同行分享中国防治新冠的经验教训。医疗队归国后，还多次同有关国家医疗人员举行视频会议、研讨和磋商，搭建起常态化的抗疫经验分享机制。^①

（二）美国的中亚抗疫援助

为了应对中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派遣医疗队等抗疫援助获得的舆论好感，2020年3月26日，美国特朗普政府仓促宣布了一项总额为2.74亿美元的一揽子对外援助方案，用以帮助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64个国家抗疫，其中就包括了中亚五国，这也标志着美国对中亚抗疫援助的正式开启。^②在“口罩援助”阶段，美国主要通过官方援外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中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援助行动。如表3所示，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统计，2020年美国对哈、乌、塔、吉、土的累计抗疫援助金额分别为230万美元、670万美元、510万美元、250万美元和142万美元。^③

首先，囿于本国抗疫医疗物资的缺乏，美国对中亚的物资援助以直接捐款为主。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监督下，捐助款项被优先分配于建设病毒检测实验室、购买抗疫医疗物资、保护医疗人员、优化疫情监控系统和建设疫情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同时，美国还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了特别款项，以支持其保护老年人、儿童及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努力。

其次，美国政府捐赠了少量的食物和抗疫医疗物资。2020年4月，美国先后向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价值57万美元的食物援助，以帮助那些

① 《中国与中亚抗疫合作记》，人民网，2020年7月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706/c1002-31772893.html>。

② Frank Maracchione, “Covid-19 and Aid to Central Asia: China Shows Off and the US Hiccups,” It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April 13, 2020,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zione/covid-19-and-aid-central-asia-china-shows-and-us-hiccups-25758>。

③ 哈、乌、吉、塔相关数据收集自美国国际开发署外援金额数据库，网址：<https://explorer.usaid.gov/cd>；土库曼斯坦相关数据收集自美国国际开发署新闻页面，网址：<https://www.usaid.gov/turkmenistan/press-releases/jun-1-2020-us-supports-turkmenistan-covid-19-prevention-efforts>。



受疫情打击而生计堪忧的当地居民。^① 同年3—11月,美国陆续向塔、乌、哈三国捐献了病毒检测试剂盒、口罩、防护衣等抗疫医疗物资。

再次,除资金和抗疫医疗物资援助外,针对封城期移民生计和儿童身心健康问题,美国国际开发署还采取了特别措施。2020年5—6月,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直接救济、技能培训、信息提供、心理和法律咨询等方式支持中亚移民群体生计并辅助其维权。^②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移民组织及中亚各国政府多方协调下,600余名塔吉克斯坦移民从哈萨克斯坦徒步安全返乡,全程得到食物和卫生保障。^③

又次,为促进疫情期间的儿童身心健康,美国国际开发署委托民间公益工作室制作“相互关爱”媒体包,为乌兹别克斯坦儿童提供卫生习惯、英语学习、娱乐等方面的视听产品,以充实其居家生活。^④

最后,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曾组织线上电力研讨会,为中亚各国的电力部门提供技术指导,以确保其疫情期间电力供应保持稳定并实现创收。^⑤

① “The U.S. Government Provides Food Assistance to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Prot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ajikistan,” USAID, April 9, 2020, <https://www.usaid.gov/tajikistan/press-releases/apr-9-2020-us-government-provides-food-assistance-ministry-health-covid-19>; “USAID Strengthens Food Security fo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in Uzbekistan,” USAID, April 16, 2020, <https://www.usaid.gov/uzbekistan/press-releases/apr-16-2020-usaid-strengthens-food-security-vulnerable-populations>.

② “USAID Commits \$2 Million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Central Asia Migrants Impac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USAID, May 26, 2020, <https://www.usaid.gov/kazakhstan/press-releases/may-26-2020-usaid-commits-2-million-central-asian-migrants-covid-19>.

③ “The U.S. Government and IOM Support More than 600 Stranded Tajik Migrants Return Home from Kazakhstan,” USAID, June 20, 2020, <https://www.usaid.gov/tajikistan/press-releases/jun-22-2020-us-government-and-iom-support-600-stranded-tajik-migrants>.

④ “United States and Ministry of Public Education Partner with Sesame Workshop to Help Children Understand COVID-19,” USAID, June 17, 2020, <https://www.usaid.gov/uzbekistan/press-releases/jun-17-2020-united-states-ministry-public-education-partner-sesame-workshop-covid-19>.

⑤ “USAID Introduces Basics of Energy Market Operation to Counterparts,” USAID, June 17, 2020, <https://www.usaid.gov/kazakhstan/press-releases/jun-17-2020-usaid-introduces-basics-energy-market-operation>.



表3 “口罩援助”阶段（2020年）美国对中亚物资援助统计

受援国	援助总额/ 万美元	医疗物资援助	食物援助
哈萨克斯坦	230	口罩10000个、检测用手套12000副、防护服1400套、护目镜200副、病毒转运箱50000个	无
乌兹别克斯坦	670	口罩10200个、检测用手套10000副、防护服1400套、护目镜200副、RNA试剂盒100个（可进行25000次检测）	131320千克，价值40万美元
吉尔吉斯斯坦	250	外科口罩12000个、检测用手套12000副、手术衣1400套、护目镜400副	无
塔吉克斯坦	510	无	56280千克，价值17.1万美元
土库曼斯坦	142	无	无

资料来源：哈、乌、吉、塔相关数据收集自美国国际开发署外援金额数据库，网址：<https://explorer.usaid.gov/cd>；土库曼斯坦相关数据收集自美国国际开发署新闻页面，网址：<https://www.usaid.gov/turkmenistan/press-releases/jun-1-2020-us-supports-turkmenistan-covid-19-prevention-efforts>。

（三）俄罗斯的中亚抗疫援助

相比于美国形式多样、以资金捐助为主、注重特殊人群的“口罩援助”，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名副其实，以大规模抗疫医疗物资捐赠为亮点，具体行动主要分为抗疫医疗物资捐赠、食物捐赠、技术合作和医疗队派遣等四类。

在抗疫医疗物资捐赠方面，截至2020年9月23日，俄罗斯已向中亚国家捐赠了5245个病毒检测试剂盒（可被用于进行52.45万次检测）和大量RIBO-prep、REVERTA-L型试剂（可被用于进行541万次检测）。^①同时，俄罗斯还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包括人工肺通气设备、氧气浓缩器、X射线仪器、非接触式温度计、个人防护设备和药品在内的多种医疗物资，几乎涵盖了中亚抗疫所需物资的所有方面。

在食物捐赠方面，2020年4—11月，俄罗斯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共同向吉

^① “Брифинг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МИД России М.В.Захаровой, Москва, 23 сентября 2020 год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3 сентября 2020 года, https://www.mid.ru/ru/press_service/spokesman/briefings/-/asset_publisher/D2wHaWMCU6Od/content/id/4349458#2.



尔吉斯斯坦捐赠了超过1万吨粮食，累计支出大于800万美元。^①在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先后投入600万美元，为该国提供约4000吨俄产面粉，并专门追加了1050吨粮油以支持2.2万个学童家庭的生计。^②

在技术合作方面，根据2020年10月15日发布的《中亚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关于战略合作方向的声明》，^③疫情期间俄罗斯持续为中亚国家提供医疗技术咨询和指导，开展传染病防治、实验室能力建设、专家培训等方面的联合项目，并计划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大学接受中亚医疗人员的规模，有关各方还准备就病毒起源和防治方法开展联合研究。

在医疗队派遣方面，2020年5—7月，俄罗斯共向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派遣四批医疗专家队伍，前往塔吉克斯坦的医疗队主要负责评估该国疫情、协助其建立病毒检测实验室并培训当地防疫医疗人员，^④而前往吉尔吉斯斯坦的医疗队则直接深入该国医疗机构，为当地居民提供诊治服务。^⑤

在俄罗斯大规模援助中亚的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帮助，前者向俄罗斯赠送了医疗防护设备，后者则向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地区运送了食品和建筑材料。^⑥受限于自身疫情和国家实力，中亚国家无法为俄罗斯提供同等规模的抗疫援助，但其试图回馈俄罗斯的努力却实实在在地

①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помощь Киргизии”, Посо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Кирги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25 ноября 2020 года, https://kyrgyz.mid.ru/novosti/-/asset_publisher/IOOK5cWypndN/content/rossijskaa-prodovol-stvennaa-pomos-kirgizii.

② “Россия и ВПП ООН помогают наиболее уязвимым школьникам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Посо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 22 февраля 2021 года, <https://dushanbe.mid.ru/-/rossia-i-vpp-oon-pomogaut-naibolee-uazvimym-skol-nikam-tadjikistana>.

③ “Заявление министр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15 октября 2020 год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5 октября 2020 года,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390973.

④ “Об оказании помощи Республик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инфекцией”, Посо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 29 июля 2020 года, <https://dushanbe.mid.ru/-/ob-okazanii-pomosi-respublike-tadjikistan-v-bor-be-s-koronavirusnoj-infekciej>.

⑤ “О прибыт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рачей в Киргизию”, Посо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Кирги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23 июля 2020 года, https://kyrgyz.mid.ru/novosti/-/asset_publisher/IOOK5cWypndN/content/o-pribytii-rossijskih-vracej-v-kirgiziu.

⑥ Eriks Varpahovskis, “Aid Diplomacy & Nation Image: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July 31, 2020, <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aid-diplomacy-nation-image-central-asia-and-russia>.



表明了中亚人民对俄援的感激之情，彰显了中亚国家同俄罗斯间的传统友谊。

（四）欧盟的中亚抗疫援助

在中亚抗疫进程中，欧盟是其国际援助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欧洲团队（Team Europe）和中亚国家新冠疫情应对措施（CACCR）两大计划，欧盟向中亚国家提供了数额庞大的资金和物资援助。欧盟对中亚的“口罩援助”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援助资金总额“力压群雄”。2020年4月8日，欧洲团队计划正式出台，旨在以超过156亿欧元的巨额资金来支持伙伴国家的抗疫行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三个中亚国家被纳入该计划援助范围内。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仅2020年4月，欧盟就一次性向吉财政部拨付了3080万欧元，以确保其宏观经济稳定并能够采取有效的抗疫行动。^①而从整个计划来看，截至2021年1月，塔、乌、吉已分别从这一计划得到4800万欧元、3600万欧元和3800万欧元。^②2020年7月20日，欧盟再次出台对中亚援助的新计划——中亚国家新冠疫情应对措施（CACCR），该计划预算规模为300万欧元，主要受益国为哈萨克斯坦。^③

第二，援助计划分阶段，有助于提高援助效率。在为期两年的中亚国家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框架内，欧盟为中亚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基本药物和设备，并为实验室和医院提供支持，以使其未来能够更好地应对类似疫情。该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依照中亚国家既定抗疫计划满足其紧急物资需求；第二阶段在首轮疫情高峰之后，重点关注和防范第二波疫情暴发；第三阶段采取措施，帮助中亚国家建立并维持稳定、高效、可靠的医疗卫生体系。^④2020年，

① “EU Mobilises More than EUR 36 Million to Support Kyrgyzstan in the Response to COVID-19,”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April 28, 2020,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78089/eu-mobilises-more-eur-36-%D0%BCillion-support-kyrgyzstan-response-covid-19_en.

② “EU Global Response to COVID-19,” Europe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topics/eu-global-response-covid-19_en.

③ “EU Launches \$3.4 Billion Program to Help Central Asia Fight COVID-19,” The Astana Times, July 20, 2020, <https://astanatimes.com/2020/07/eu-launches-3-4-billion-program-to-help-central-asia-fight-covid-19>.

④ 《欧盟启动中亚国家应对新冠疫情援助计划》，中国商务部，2020年7月21日，<http://k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07/20200702984621.shtml>。



中亚仍大致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故欧盟对该区域的援助仍以防疫经验分享、资金和物资捐赠为主。进入第三阶段后，欧盟将协助中亚国家改革医疗卫生体系，以增强其长期应对公共卫生紧急事态的能力。

第三，坚持多边主义，融汇多方力量。在对中亚开展援助行动的过程中，欧盟积极同世卫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联合国中亚人权办公室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个国际机构合作，为“口罩援助”的资金提供、物资采购、物资转运和项目监督等各个环节保驾护航。

（五）日本的中亚抗疫援助

日本的对外援助行动主要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负责，其特点是援助行为的政治化以及日方对援助资金使用情况的严格把控。疫情期间，应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要求，日本政府分别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通过提供医疗设备加强卫生系统计划》（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合作）框架下向上述四国提供了总额为18.98亿日元的直接资金援助（吉尔吉斯斯坦5亿日元、^①塔吉克斯坦6亿日元、^②乌兹别克斯坦5亿日元、^③土库曼斯坦2.98亿日元^④），以支持其采购CT扫描仪、移动X光机等急缺医疗设备。同时，日本还通过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灾害应对基金（APDRF）向哈萨克斯坦提供了总额为300万美元的抗疫专项资金捐助。^⑤在日方向受援国交接援助款项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对设施采购环节进行全程监督

① 『日本のODAプロジェクトキルギス無償資金協力案件概要』、外務省、2020年10月2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ata/gaiyou/odaproject/europe/kyrgyz/contents_01.html#0201。

② 『日本のODAプロジェクトキルギス無償資金協力案件概要』、外務省、2020年12月10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ata/gaiyou/odaproject/europe/tajikistan/contents_01.html#0201。

③ 『日本のODAプロジェクトキルギス無償資金協力案件概要』、外務省、2020年10月2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ata/gaiyou/odaproject/europe/uzbekistan/contents_01.html#0201。

④ 『日本のODAプロジェクトキルギス無償資金協力案件概要』、外務省、2021年3月30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ata/gaiyou/odaproject/europe/turkmenistan/contents_01.html#0202。

⑤ 『アジア太平洋災害対応基金（APDRF）によるアジア開発銀行（ADB）助成金について』、Embassy of Japan in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2020年9月1日，<https://www.kz.emb-japan.go.jp/files/100093493.pdf>。



和严格审查。同时，日本外务省明确表示：“赠款援助能够起到巨大的政策效果，有助于确保国际社会的稳定并改善日本的领导地位。”^①在对乌兹别克斯坦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援助时，日本政府认为，医疗合作将使两国经济关系得到发展，而“乌兹别克斯坦是日本公司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扩张的重要国家之一”。^②日本对中亚“口罩援助”背后的政治和经济企图昭然若揭。

在2020年8月11日举行的“日本+中亚”对话和外长视频会议期间，日本外相表示，日本将在多边合作的基础上为中亚国家提供抗疫医疗物资和高端医疗设备援助，并促进彼此技术、经验交流，使日本成为中亚“开放、稳定和独立”的“催化剂”。^③在政府高层交往之外，城市外交也是日本“口罩援助”的特色之一。2020年5月28日，名古屋青年会议通过名古屋-塔什干伙伴城市关系渠道向乌兹别克斯坦捐赠了一批外科口罩并捐款30万日元。^④

（六）印度的中亚抗疫援助

号称“世界药房”的全球医药代工大国印度也在疫情期间积极面向中亚国家开展了抗疫援助。作为世界第三大药品供应国、第一大非专利药品供应国，印度拥有充裕的医药产能，其药品生产成本远低于美西方发达国家。^⑤印度充分利用自身医疗产能优势，一方面向中亚各国大量捐赠羟氯喹、对乙酰氨基酚片等抗疫用药，另一方面还积极推动印度药企在中亚投资建厂。2020年7月，印度一药企与其乌兹别克斯坦商业伙伴共同实施了一项在安集延的乌兹别克斯坦-印度自由药品区生产N95口罩的投资项目，该项目便利了乌兹别克斯坦

① 『援助形態別の概要・取組無償資金協力』、外務省、2021年2月1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keitai/musho/index.html>。

② 『日本のODAプロジェクトウズベキスタン無償資金協力案件概要』、外務省、2020年10月2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ata/gaiyou/odaproject/europe/uzbekistan/contents_01.html#0201。

③ “Foreign Ministers’ Special Video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Asia Plus Japan’ Dialogu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ugust 11, 2020,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6e_000233.html。

④ 『世界的な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拡大の状況下における公益社団法人名古屋青年会議所とウズベキスタン共和国との相互支援交流』、Embassy of Japan in Uzbekistan, 2020年5月28日、https://www.uz.emb-japan.go.jp/itpr_ja/nagoyashien.html。

⑤ “Pharmaceutical Exports from India,” India Brand Equity Foundation, January 2021, <https://www.ibef.org/exports/pharmaceutical-exports-from-india.aspx>。



乃至整个中亚的口罩供给。^①此外，在2020年10月举行的印度-中亚对话会议上，印度还宣布要向中亚提供1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医疗卫生将成为这笔贷款的优先发展领域。^②

三、2021年“疫苗援助”阶段的大国中亚抗疫援助

自2020年8月俄罗斯抢先宣布“卫星V”疫苗（Sputnik V）投入使用以来，牛津-阿斯利康、辉瑞、莫德纳、国药、科兴等多种新冠疫苗相继投入使用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份额。2020年12月起，世界各国陆续开始疫苗接种，标志着全球抗疫走向接种疫苗以实现人类免疫的新时期。在该时期，获取新冠疫苗以及尽早实现经济复苏成为中亚各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各主要大国对中亚的抗疫援助也逐步转向提供新冠疫苗、防范第二波疫情、助力中亚经济复苏的新阶段。

（一）提供新冠疫苗

表4展示了中亚五国正在试验或已授权使用的疫苗，其中包括各大国和地区研发的各类疫苗。在疫苗提供方面，俄罗斯、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和欧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中亚国家提供了支持，但俄罗斯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领头羊作用。俄罗斯研发的“卫星V”疫苗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新冠疫苗，具有捷足先登的时间优势。早在2020年8月该型疫苗初上市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便开始关注该疫苗并积极与俄方洽谈购买事宜。同时，由于“卫星V”疫苗价格低廉、便于储藏，更符合中亚国家现实条件，更增加了俄罗斯疫苗具有的先天优势。2020年9月，作为最早采购俄罗斯疫苗的国家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一次性购买了3500万剂“卫星V”疫苗。2021年1月18日，

^① “Indian Company Donated Kits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Medical Supplies to Andijan Region,” Embassy of India Tashkent, Uzbekistan, August 9, 2020, <https://eoi.gov.in/Tashkent/?pdf11193?000>.

^② Dipanjan Roy Chaudhury, “India Extends \$1 Billion Line of Credit to Central Asia for Connectivity & Other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Economic Times, October 28, 2020,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policy/india-extends-1-billion-line-of-credit-to-central-asia-for-connectivity-other-development-projects/articleshow/78917598.cms>.



土库曼斯坦率先批准该型疫苗在国内全面使用。^① 2021年3月19日，俄罗斯决定免费将50万剂疫苗赠送给吉尔吉斯斯坦。^② 截至2021年12月17日，除塔吉克斯坦外的所有中亚国家都已授权使用“卫星V”疫苗。此外，在俄罗斯的技术转让和授权下，哈萨克斯坦已具备自主生产“卫星V”疫苗的能力，并在2021年前8个月生产了近500万剂该型疫苗。^③ 在俄哈合作的号召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在积极谋求引进“卫星V”生产线，这或将进一步带动域内其他国家与俄罗斯合作生产新冠疫苗。据《柳叶刀》报道，“卫星V”疫苗已是中亚地区接种量最大的疫苗。^④

表4 中亚五国正在试验或已授权使用的疫苗（截至2021年年末）

国家	已授权使用的疫苗	正在试验中的疫苗
哈萨克斯坦	卫星V、卫星Light、科兴、辉瑞、QazVac	QazVac
乌兹别克斯坦	ZF-UZ-VAC 2001、卫星V、牛津-阿斯利康	ZF-UZ-VAC 2001
吉尔吉斯斯坦	国药、卫星V、卫星Light、辉瑞、牛津-阿斯利康、QazVac	无
塔吉克斯坦	科兴、牛津-阿斯利康	无
土库曼斯坦	卫星V、卫星Light、EpiVacCorona、CoviVac、科兴、国药	无

资料来源：“COVID-19 VACCINE TRACKER,” COVID-19 Vaccine Tracker, <https://covid19.trackvaccines.org/vaccines/>。

① Catherine Putz, “Vaccine Aid in Central Asia: Russia vs. China?” *The Diplomat*, March 5,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3/vaccine-diplomacy-in-central-asia-russia-vs-china/>.

② 《中亚开始生产新冠疫苗，专家怎么看？》，*丝路新观察*，2021年3月21日，<http://www.siluxgc.com/jesst/kgNews/20210321/25288.html>。

③ “Kazakhstan to Produce Two Million Jabs of Sputnik V,” *Caspian News*, August 7, 2021, <https://caspiannews.com/news-detail/kazakhstan-to-produce-two-million-jabs-of-sputnik-v-2021-8-6-0>.

④ Paul Bartlett, “Russia Pulls ahead of China in Central Asia Vaccine Aid,” *Nikkei Asia*, February 7, 2021,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oronavirus/Russia-pulls-ahead-of-China-in-Central-Asia-vaccine-diplomacy>.



随着2021年缩小版疫苗“卫星Light”在哈、吉两国相继获批使用,^①以及俄矢量病毒学与生物技术国家科学中心最新研发的“EpiVacCorona”新冠疫苗进入三期试验阶段并率先得到土库曼斯坦认可,^②莫斯科势必将在中亚疫苗获取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除俄罗斯外,美国、日本、欧盟和印度也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为中亚国家疫苗获取提供帮助。2020年10月,世卫组织牵头实施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旨在2021年年底前购入20亿支新冠疫苗,并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根据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数据,截至2021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所得疫苗分配总数分别为3770万剂、672.65万剂和1000万剂。^③作为新冠疫苗实施计划资金捐助方的美国、日本和欧盟委员会分别向该计划提供了35亿美元、10亿美元和4.89亿美元的捐款,英、德、法、意等欧洲主要捐款国累计捐款逾30亿美元。^④同时,美国还单独向吉、乌、塔三国捐赠了疫苗,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得到疫苗近962.6万剂。^⑤对印度而言,其在“疫苗援助”方面的最大优势在于丰富的疫苗产能和印产疫苗的较高国际认可度。在当前世卫组织批准使用的9种疫苗中,有3种为印度制造,^⑥且其在满足自身接种需求情况下仍有过剩产能可用于出口。^⑦根据印度外交部统计,疫情期间该国已累计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向乌、吉分别提供了66万剂、89

① “Single-Dose Sputnik Light Vaccine Registered in Kazakhstan,” Sputnik V, July 15, 2021, <https://sputnikvaccine.com/newsroom/pressreleases/single-dose-sputnik-light-vaccine-registered-in-kazakhstan>.

② Zulfikar Abbany, “Two More Russian Vaccines: What We Do and Don’t Know,” DW, March 9, 2021, <https://www.dw.com/en/two-more-russian-vaccines-what-we-do-and-dont-know/a-56811025>.

③ “Factbox: Vaccines Delivered under COVAX Sharing Scheme for Poorer Countries,” Reuters, August 4,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vaccine-idUSKBN2B20YL>.

④ “Key Outcomes One World Protected—COVAX AMC Summit Assured Resources for the Gavi COVAX AMC,” Gavi, November 9, 2021, <https://www.gavi.org/sites/default/files/covid/covax/COVAX-AMC-Donors-Table.pdf>.

⑤ “COVID-19 Vaccine Distribution: Uzbekist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countries-areas/uzbekistan/#covid_map_link.

⑥ 分别为: COVOVAX (Novavax 配方)、Covishield (Oxford/AstraZeneca 配方)和Covaxin。

⑦ Neha Arora and Krishna N. Das, “India to Restart COVID Vaccine Exports to COVAX, Neighbours,” Reuters, September 20,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india/india-resume-covid-vaccine-exports-next-quarter-2021-09-20/>.



万剂疫苗。^①

关于新冠疫苗供应问题，中国政府曾明确承诺，中国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物品优先向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以促进全球新冠疫苗分配公平。^② 2021年3月以来，随着中亚各国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陆续出台及实施，一批批中国疫苗相继运抵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并被立即投入使用。其中，吉尔吉斯斯坦获得的15万剂中国疫苗为中国无偿捐赠，^③ 这受到了吉政府及人民的高度赞赏。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疫情期间（2020—2021年）中国向哈、乌、吉、塔四国累计供应疫苗数分别为450万剂、2050万剂、265万剂和230万剂。^④

国际制度的存在有利于提高公共物品分配的公平性、科学性和高效性。在支持国际多边机制应对疫情方面，中国积极通过上合组织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为中亚提供援助。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多次向上合组织秘书处捐赠抗疫医疗物资，并举办中国—上合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主题交流视频会，与各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专家就新冠病毒感染临床诊疗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帮助与会各国医务人员提高了专业技能。^⑤ 2021年2月，中国应世卫组织要求，向加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的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万剂科兴和国药疫苗（已被列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疫苗候选清单）。^⑥ 2022年中国再向中亚国家提供5000万剂疫苗援助。

在中国—中亚疫苗合作进程中，中国同乌兹别克斯坦的疫苗联合研发项目实为中国抗疫援助之亮点。2020年12月，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公司重组

① “Vaccine Supply,”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December 7, 2021, <https://www.mea.gov.in/vaccine-supply.htm>.

② 《外交部：中国加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中国新闻网，2020年10月20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10-20/9318015.shtml>。

③ 《中国援助新冠疫苗运抵吉尔吉斯斯坦 吉总理赴机场出席交接仪式》，人民网，2021年3月20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320/c1002-32056202.html>。

④ “China COVID-19 Vaccine Tracker,” Bridge Consulting, December 13, 2021, https://bridgebeijing.com/our-publications/our-publications-1/china-covid-19-vaccines-tracker/#China8217s_Vaccines_in_Asia.

⑤ 《中国同上合组织举办新冠肺炎防控主题交流视频会》，新华网，2020年7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20-07/07/c_1126208614.htm。

⑥ “China Focus: China to Provide 10 Million COVID-19 Vaccine Doses to COVAX,” Xinhuanet, February 3, 2021,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2/03/c_139718924.htm.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国际临床III期试验在乌兹别克斯坦启动，作为该疫苗的联合开发国，乌兹别克斯坦被授权以“ZF-UZ-VAC 2001”的名称联合生产和使用新疫苗，^① 该国也因此而成为中亚地区第二个有能力实现新冠疫苗本土化生产的国家。“ZF-UZ-VAC 2001”疫苗项目具有鲜明的“授人以渔”特征，使乌兹别克斯坦疫苗获取不再受制于人，是中国—中亚疫苗合作的标志性成果。该项目的顺利实施是对美西方抹黑中国用“疫苗援助”搞地缘政治相关言论的有力反击，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导者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二）助力经济复苏

伴随着全球疫情整体趋缓及常态化防疫进程的开启，经济复苏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政策议程的中心议题。对中亚而言，疫情造成的全球需求萎缩已重创区域经济，各国政府普遍债台高企，抗疫行动承受着越发沉重的经济压力。在防范第二波疫情和推动中亚经济恢复方面，各主要行为体都采取了积极行动。

2020年12月，俄罗斯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开启了旨在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的新项目，计划通过建立跨境合作、改善当地生活和经商条件以实现项目目标。^②

同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起以“中亚：增长与繁荣”为主题的第十届中亚贸易论坛，旨在促进中亚与其他地区的区域贸易和互联互通。^③ 2021年1月，在2020年“C5+1”高级别对话共识基础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亚投资伙伴关系。随后，哈萨克斯坦得到了规模

^① 《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开发的新冠疫苗 ZF-UZ-VAC 2001 即将上市》，哈萨克国际通讯社，2021年4月19日，https://www.inform.kz/cn/zf-uz-vac2001_a3773738。

^② “О выделении Россией 2 млн долларов США на проект ПРООН по содействию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Ферганской долины в посткоронавирусный период”，Посо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 17 декабря 2020 года, <https://dushanbe.mid.ru/-/o-vydelении-rossiej-2-mln-dollarov-ssa-na-proekt-proon-po-sodejstviu-social-ekonomiceskomu-razvitiu-ferganskoj-doliny-v-postkoronavirusnyj-period>。

^③ “USAID’s Tenth Annual Central Asia Trade Forum Goes Virtual,” USAID, November 16, 2020, <https://www.usaid.gov/central-asia-regional/press-releases/nov-16-2020-usaid-tenth-annual-central-asia-trade-forum>。



为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商业投资，^①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还通过“亚伯拉罕基金”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5000万美元以促进区域互联互通。^②

第16届欧盟-中亚年度部长级会议期间，与会各方确认将在2021年举办首届欧盟-中亚经济论坛，并在欧盟联通欧亚战略基础上加强商业创新、投资、绿色经济等方面的合作，以实现中亚绿色复苏。^③欧盟还将通过中亚国家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支持中亚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设施升级和应急能力培养，以防范新一波疫情造成重大影响。

日本在2020年11月开启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的生计改善促进计划并出资9.91亿日元，通过大规模道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加强跨境贸易，为塔、阿两国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④从而改善其边民生计，促进可持续发展。

此外，在2020年11月举办的印度-乌兹别克斯坦虚拟峰会期间，双方认为应进一步发掘包括安集延乌兹别克斯坦-印度自由药品区在内的印乌自贸区合作，乌方对印度制造计划下的投资表示欢迎。^⑤预计印度将在乌医药市场及经济复苏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其区域影响力或将得到提升。

作为中亚地区基建工程的重要投资方和承建方，中国政府及相关企业很早便考虑到中亚国家的经济复苏问题，故疫情期间并未暂缓中亚“一带一路”工程项目建设，反而加速完成了包括杜尚别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基站、杜尚别面粉厂、亚洲钢管公司和札纳塔斯风电项目首台机组在内的多项大型工程，^⑥为中亚经济复苏和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注入活力。2021年5月12日“中国+中亚

^① “C5+1 Initiative Aims to Lift Partners Out of COVID-19 Economic Slump,” Caravanserai, January 14, 2021, https://central.asia-news.com/en_GB/articles/cnmi_ca/features/2021/01/14/feature-02.

^② “Joint US-Uzbek Statement on the Abraham (Ibrahim) Fund,” U.S. Embassy in Uzbekistan, January 9, 2021, <https://uz.usembassy.gov/joint-us-uzbek-statement-on-the-abraham-ibrahim-fund/>.

^③ “Opportunities for More Cooperation Discussed in the EU-Central Asia Ministerial Call,”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November 17, 2020,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88845/opportunities-more-cooperation-discussed-eu-central-asia-ministerial-call_en.

^④ “Проект по улучшению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проживающего на таджикско-афганской пригранич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грантовая помощь)”, Посольство Японии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18 ноября 2020 года, https://www.tj.emb-japan.go.jp/itpr_ja/11_000001_00085.html.

^⑤ “Joint Statement on India-Uzbekistan Virtual Summit: Close Friendship, Strong Partnership,” Embassy of India Tashkent, Uzbekistan, December 11, 2020, <https://eoi.gov.in/Tashkent/?pdf12032?000>.

^⑥ 《中国与中亚抗疫合作记》，人民网，2020年7月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706/c1002-31772893.html>。



“五国”外长第二次会晤期间，六方联合发布团结抗疫纲领性文件《关于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联合声明》，特别强调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两大重点，即通过政策协调、信息沟通和医疗赋能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阻碍区域公共卫生治理的制度藩篱和资源鸿沟，从而建设一个致力于提供健康公共物品的中国-中亚卫生健康共同体，^①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纲领的颁布集中凸显了病毒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对中亚抗疫援助的连贯性、实用性和前瞻性。作为中国全球抗疫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对中亚的抗疫援助始终坚持技术与物资并重、援助与合作并举的国际抗疫合作方式，构建了全方位、宽领域、多主体的对中亚援助体系。中国朋友的千里相助向中亚人民表明，中国是值得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总体而言，在以物资援助为主的“口罩援助”阶段，主要大国都非常活跃，但不同国家的外援侧重点及其形式各有不同。俄罗斯一方面为受援国提供最紧缺的防疫物资，另一方面注重“授人以渔”，积极协助中亚国家建设疫苗生产线；美国则持续开展“撒币”式对外援助，援助形式以资金捐赠为主；欧盟援助计划性强且投入巨大，欧盟善于以多边合作方式提高援助效率；日本援助同样以资金捐赠为主，日本尤为注重对援助资金使用的监督和审查；印度以本国医药产能优势为基础，积极开展以药品提供为主的援助。但到了以提供新冠疫苗为主的“疫苗援助”阶段，参与的国家数量和力度之间的级差瞬间拉大。除俄罗斯和中国外，其余各方均无力在2022年以前在向中亚国家提供疫苗上及时作为，这也反映了各国国内疫情防控和疫苗研发、生产能力对面向中亚开展抗疫援助的制约。

四、疫情期间大国中亚援助的经验总结

新冠疫情是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更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卫生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挑战。对中亚国家而言，不彻底的政治体制转型和有限的国家财政能力导致其医疗卫生体系发展长期滞后、卫生应急能力低下，难以独自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在此背景下，中国、美国、俄罗斯等主要

^① 《“中国+中亚五国”外长关于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联合声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5月12日，<http://www.scio.gov.cn/31773/35507/htws35512/Document/1703867/1703867.htm>。



大国通过物资捐赠、经验分享、疫苗提供等多种方式向中亚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践行了联合国宗旨，为全球抗疫事业作出了实际贡献。在共同努力下，2020年第三季度中亚疫情高潮以后，该区域新增确诊病例数及死亡率逐步下降。虽然哈萨克斯坦疫情在2021年年初有所加剧，但中亚疫情整体走向仍保持低确诊数、低死亡率的良好态势。回顾总结2020年和2021年两年疫情期间的大国中亚抗疫援助，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评判疫情期间的大国中亚抗疫援助，也能为把握今后的大国中亚外交提供一些借鉴。

不可回避的是，在这场多方参与的中亚抗疫阻击战中，仍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声音和影响合作效率的问题，有待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并采取一致行动加以解决。第一，部分西方国家借疫情之机大搞地缘政治，对中、俄等国的中亚抗疫援助强行赋予政治色彩，企图使中亚成为抗疫问题上东西对抗的新战场。面对中西方抗疫成效的天壤之别和中国对外援助的持续推进，部分美西方政客、媒体积极渲染有关新冠疫情的谣言，意图通过污名化转嫁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并激起他国民众对中国的不满。同时，一些美西方智库还热衷于为中俄援助中亚的行动披上政治外衣，渲染夸大中俄博弈，却对其盟友日本以外援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意图充耳不闻。此类奉行双标原则的政治化、污名化行径影响了国际抗疫合作，阻碍了全球抗疫目标的实现。

第二，疫情期间全球单边主义、排外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盛行，造成了中亚国家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不足。面对医疗物资和疫苗供不应求的状况，发达国家纷纷抬高价码争抢物资，甚至为自身购进了数倍于人口的新冠疫苗，严重破坏了医疗物资和疫苗分配的公平性。美国、欧盟等方面虽积极为中亚提供资金援助，但其单边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行径却实质上提高了中亚国家获取相关物资的难度。

第三，部分国家的中亚疫情外交不分轻重缓急，以自身战略需求压倒中亚国家切实需要。在2020年中亚抗疫最艰难的时刻，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热衷于在“C5+1”高级别对话期间同中亚国家讨论联合反恐、可再生能源和投资阿富汗等问题，^①却未对抗疫合作议题表现出足够兴趣。同时，美国还在疫情期间向中亚农业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或开启艾滋病、

^① “Joint Statement for the Press on C5+1 High-Level Dialogue,” U.S. Embassy & Consulate in Kazakhstan, July 10, 2020, <https://kz.usembassy.gov/joint-statement-for-the-press-on-c51-high-level-dialogue>.



结核病等常规传染病防治新项目，类似援助并不符合此时中亚国家的紧迫需要，反而分散了原本应直接用于抗疫的宝贵资金。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加剧以来，美西方强化对俄制裁，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资源和投入受到更大的制约。作为毗邻本地区的大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倡导者、建设者，中国延续并发展了中国-中亚携手抗疫的合作模式，拓展双方合作维度，在帮助中亚国家应对全球性问题、发展经济以实现人民福祉的过程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为打造“健康丝路”并推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打好基础。



Major Countries' Aid in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2020-2021)

MO Shengkai XU Zhuofan

Abstract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from a severe public health crisi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have further resulted in economic recession and social crisi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Japan,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been actively engaged in anti-Covid aid to support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o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and boost their economies through emergency supplies, experience sharing, vaccine supplies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details of the aid and demand, major countries' anti-Covid aid in Central Asia from 2020 to 2021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e "mask aid" phas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upplies of masks and other anti-epidemic materials, and the "vaccine aid" phase focusing on the supply of vaccines. During the "mask aid" phase in 2020, the anti-Covid aid of each major power was distinguished by its philosophy and style of assistance provision. Entering into the "vaccine aid" phase in 2021, Western countries were clearly lagging behind China and Russia due to inadequate vaccine production, and their assistance was primarily traditional in terms of means and conten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as Russia's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being devoted to Central Asia would be conting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China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in Central Asia, striving to create a st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e neighborhood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unding This paper is the initial outcome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youth project "Study on U.S. Eurasia Strategic Realignment and the Geopolitical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BRI" (No. 20CGJ038).

Keywords Covid-19;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Central Asia; foreign ai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s Mo Shengkai, associate professo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epartment,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五辑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u Zhuofan, postgraduate student in Par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ciences Po.

